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语言学教材系列

#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蒋绍愚 著

JINDAI HANYU YANJIU GAIYAO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语言学教材系列

#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蒋绍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蒋绍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301-08905-8

I. 近… II. 蒋… III. 汉语-研究-近代 IV. H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27 号

**书 名:**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著作责任者:** 蒋绍愚 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905-8/H·14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960mm 16 开本 21.5 印张 42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前 言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是在我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完稿于1991年,出版于1994年,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中,近代汉语的研究发展很快,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来,整个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这些年来我自己研究的重点也在近代汉语,发表了一些文章,对一些问题也有了新的看法。所以我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内容也应当补充和更新。在这十多年中,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硕士、博士开设“近代汉语研究”课,就是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作基本教材,但每次授课都撰写新的教案,补充新的内容,除了介绍和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也介绍一些自己的成果和看法。今年下半年,我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之邀讲授一个学期的“近代汉语研究”,借此机会,我对历年的教案作了系统的整理,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部书稿。在这部书稿中,《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一些内容仍然保留或作了修改,但有不少内容是新增加的,一方面补充了这十多年来其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方面也更多了一点我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读者可以看到,和原书相比,这部书稿改动的幅度是相当大的,有不少章节几乎是重写,所以书名也改为《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关于本书的体例,有一点需要说明: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各个研究者使用的术语不完全一致,如:表完成貌的“了”,有的称为“动态助词”,有的称为“词尾”、“词缀”。“述补结构”有的称为“动补结构”。同时,各个研究者引例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本书在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时,他们使用的术语和引例方式都照原样,而不强加统一。

近代汉语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这本书的观点和材料仍会有不当之处,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的资助,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语言编辑室主任郭力女士和责任编辑张弘泓女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蒋绍愚

2004年12月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1)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近代汉语	(7)
第三节 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	(11)
第二章 近代汉语研究的资料	(15)
第一节 近代汉语资料简介	(15)
一 唐五代	(16)
二 宋代(附金代)	(18)
三 元代	(20)
四 明代	(21)
第二节 语言资料的鉴别	(24)
第三节 语言资料的分析	(29)
第三章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32)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的研究	(32)
一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	(32)
二 唐代声调的研究	(44)
三 唐五代西北方言和现代方言	(47)
四 小结	(49)
第二节 宋代语音的研究	(52)
一 《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研究	(52)
二 朱熹反切研究	(63)
三 小结	(69)
第三节 元代语音的研究	(71)
一 《中原音韵》研究	(71)
二 《中原雅音》研究	(84)
三 小结	(87)

第四节	明代语音的研究 .....	(90)
一	《韵略易通》、《等韵图经》、《韵略汇通》研究 .....	(90)
二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的汉朝对音 .....	(94)
三	《西儒耳目资》研究 .....	(100)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共同语 .....	(104)
<b>第四章</b>	<b>近代汉语语法研究</b> .....	<b>(113)</b>
第一节	近代汉语的代词 .....	(113)
一	人称代词 .....	(113)
二	指示代词 .....	(122)
三	疑问代词 .....	(125)
第二节	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 .....	(136)
一	了 .....	(136)
二	着 .....	(155)
三	“底”、“地”和“的” .....	(163)
第三节	述补结构 .....	(178)
一	动结式 .....	(178)
二	带“得”的述补结构 .....	(194)
第四节	处置式 .....	(205)
一	处置式的产生和类型 .....	(205)
二	处置式形成的途径 .....	(221)
三	处置式功能的历史发展 .....	(231)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被动式 .....	(236)
一	“被”字句 .....	(236)
二	“吃”字句 .....	(246)
三	“教(叫)”字句和“给”字句 .....	(247)
四	小结 .....	(256)
第六节	近代汉语的语气词 .....	(259)
一	啊 .....	(259)
二	吗 .....	(261)
三	呢(那、哩) .....	(267)
<b>第五章</b>	<b>近代汉语词汇研究</b> .....	<b>(273)</b>
第一节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	(273)

---

一	20 世纪以前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	(273)
二	20 世纪以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 .....	(281)
三	国外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 .....	(285)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 .....	(287)
<b>第六章</b>	<b>作品的断代和方言成分的考察 .....</b>	<b>(305)</b>
第一节	作品的断代 .....	(305)
第二节	方言成分的考察 .....	(324)
一	西游记 .....	(324)
二	金瓶梅 .....	(327)
三	红楼梦 .....	(331)
四	儒林外史 .....	(334)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1.1.1 “近代汉语”这个名称,恐怕多数读者还不很熟悉。有人看到这个名称,就认为是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的汉语,这是误解了它的含义。什么是“近代汉语”?这要从汉语史的分期说起。

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汉语的发展变化,汉语的历史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期。但对于汉语史的分期,各个学者不尽相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提出的分期。

(一) 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 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 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见《王力文集》第九卷 p.48)

国外汉学家也对汉语史的分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比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le proto-chinois),《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le chinois archaïque),六朝到唐是中古汉语(l'ancien chinois),宋代是近古汉语(le chinois moyen),元明是老官话(le vieux mandarin)(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译)。日本汉学家一般把汉以前称为“上古”,把六朝至唐末称为“中古”或“中世”,把宋元明称为“近世”,把清代称为“近代”。

吕叔湘先生的意见和上述意见不大一样。他说:

什么是近代汉语?这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于如实的反映口语。秦以前



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他又说:

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近代汉语读本·序》)

1.1.2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汉语史的分期,而只想谈谈有关“近代汉语”的问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史的分期不取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而取决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比如,1949年前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历史上显然应该分为两个时期。但在此前后汉语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都属于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因此,我们所说的“近代汉语”,也绝不是指中国近代史(1840~1919)期间使用的汉语。

那么“近代汉语”应该是指什么时期的汉语呢?这里首先要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近代汉语”是否包括现代汉语在内,或者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的,整个汉语史是“二分”还是“三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吕叔湘先生“二分”的主张是有道理的。大体上说,汉语可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而“白话”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从唐代开始,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基本词汇就逐步形成,吕先生说“它(现代汉语)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拿现代汉语和唐宋元明清的语言比较,都会有些不同,这并不奇怪,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但是,如果因为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有所不同,就把这些阶段都分成不同的时期,那汉语就会有很多个时期,这样的划分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20~21世纪,当然首先要研究20~21世纪的汉语(现代汉语)。但是从汉语的发展史来看,这并不成为把现代汉语单独划分为一个时期的理由。如果再过500年,回过头来看,大概会觉得20~

21 世纪的汉语和元代的汉语、明代的汉语一样,有发展有差别,但是没有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20~21 世纪的汉语,和 13~14 世纪(元代)的汉语、14~17 世纪(明代)的汉语等一样,只是 7 世纪(唐代)以后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

但话又说回来。也许 500 年后会把 20~21(或 18~21)世纪的汉语看作 7 世纪以后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我们生活在 20~21 世纪,理所当然地要特别重视 20~21 世纪的汉语,即现代汉语。现在 13 亿中国人都在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中国的少数民族也要学习和使用现代汉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现代汉语。所以把现代汉语分出来,作为和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并列的一个阶段,加强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是有理由,有必要的。把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作为两个阶段,研究者可以各有侧重,这样也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当然,我们也提倡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能够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互相打通,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除了上述理由以外,我们把“近代汉语”看作一个介于“古代汉语”<sup>①</sup>和“现代汉语”之间并和它们鼎足而三的历史时期,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采用“二分”法,把“近代汉语”看作一个继“古代汉语”之后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时期,而“现代汉语”只是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那么,对于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即“古代汉语”之后,“现代汉语”之前的那个历史阶段),就没有专用的术语来加以指称。以往对“古代汉语”(主要是上古汉语,即先秦和西汉的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唯独对中间那一段的研究比较薄弱。现在,对中间那一段汉语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而研究者往往把那一段的汉语称之为“近代汉语”,尽管各人心目中对“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的认识并不统一,但绝大多数人所说的“近代汉语”不包括现代汉语在内,这一点却是一致的。为什么多数研究者都喜欢在“三分法”的意义上使用“近代汉语”这一名词呢?从消极方面来看,不这样做,那“中间一段”汉语史就缺乏一个专有名称;从积极方面看,单把那“中间一段”汉语史称为“近代汉语”,就使“近代汉语”的研究范围更加集中,研究目标更加明确。反之,如果按二分法的意义来使用“近代汉语”这个名词,那么当讨论到“近代汉语语法”、“近代汉语语音”时,就应当把唐宋以来直到现代汉语的语法或语音都包括在内了。

1.1.3 我们倾向于采用“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前面已经说过,如果用“文言”和“白话”作为分界,那么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同属于“白话”这个系统的。近代汉语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那些使得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诸要素,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中先后出现,并且在这个时期中发展、定型;等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语音、词

<sup>①</sup> 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古代汉语”,现在通常又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个阶段。

汇系统形成,这个时期就告终结。

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认为在讨论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时,不应该泛泛而谈,而应该始终把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这种密切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什么时候汉语中出现了较多古代汉语所无、现代汉语所有的语法、语音、词汇的新要素,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上限。什么时候汉语的语法、语音、词汇系统开始变得和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了,这就是近代汉语的下限。

但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原则确定了,具体做起来,还会遇到许多困难。

困难之一是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中国古代的书面语,直到“五四”以前,一直是文言文占着统治地位。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来给汉语史分期,汉语史的分期,必须根据口语的状况。但历史上口语的状况,我们又只能通过那些反映口语的书面语来了解。“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的揣摩它是如何的代表当时的语言罢了”(高名凯《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而这“揣摩”的工作就不很容易。比如,敦煌变文和宋人话本都是重要的白话资料,但敦煌变文多半是文白夹杂,而宋人话本基本上是白话。后者反映当时的口语是没有疑问的,但前者的文白夹杂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正处在一种过渡时期呢,还是由于摆脱不了前一时期书面语言的影响所致?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会牵涉到对晚唐五代时口语状况的看法,从而也牵涉到近代汉语的上限。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语还是从文言到古白话的过渡阶段,那么近代汉语的上限就要推迟到宋代;如果晚唐五代的口语基本上已是古白话,那么近代汉语的上限可提前到晚唐五代。

困难之二是语法、语音、词汇的发展变化不同步。因此在分期问题上,主要着眼于语音和主要着眼于语法词汇,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差异。比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近代汉语的特点是:(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m韵尾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主要是着眼于语音的。而上引吕叔湘先生关于近代汉语的论述,主要是从语法和词汇的角度来谈的。这也是这两位著名学者对于“近代汉语”上限的看法不同的原因之一。

正如汉语史的“二分”和“三分”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一样,“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问题也还可以继续讨论。我们现在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而真正科学的结论,是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是,既然要开展对近代汉语的深入研究,总要大致划分一下近代汉语的时期。所以,我们不妨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体确定一下近代汉语的上限和下限。

先说上限。吕叔湘先生主要根据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中的白话成分,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为晚唐五代。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尽管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多数还是文白夹杂,但“文”的部分主要是受古代汉语书面语的影响。正如苏联汉学家C·E·雅洪托夫在《七至十三世纪的汉语书面语和口语》(译文载《语文研究》1986年第4期)

中所说的：“我们在变文中找到了几乎所有列入我们清单（见表一）的近代汉语语素”，“还有很多另外的近代汉语虚字”。只是“变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献人为地‘文言化’，用它们的上古汉语同义词替换口语词”。这就说明晚唐五代时的口语已经是古白话，或者说，当时口语的语法、词汇方面已经有不少要素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话（现代汉语）相同了。

但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到：这些语法、词汇方面的新的要素，有不少在变文之前就已出现，只是在变文以前的文献资料中它们是零星地存在，不如在变文中那么集中罢了。比如处置式（“把”字句）、代词“你”、“他”、“这”、“那”、“是勿”（后来写作“什么”）、“争”、助词“底”（后来写作“的”）、语气词“无”（后来写作“吗”）等，都产生于唐代初期或中期（均见第四章）。所以，从语法、词汇方面看，近代汉语的上限或许可以提前到唐代初年。

从语音方面看，新要素的出现要晚一些。王力先生所说的那三项语音变化，只有浊音清化在晚唐五代已经开始，而入声的消失在晚唐五代还只是微露朕兆，-m 尾的消失除个别方言例证外，在晚唐五代还看不到确凿的例证。但从总体上看，晚唐五代可以看作近代音发展的起点。正如周祖谟先生在《变文押韵和唐代语音》一文所说：“现在北方话的韵母系统就是在这二十三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研究普通话语音发展的历史，不能不以此为起点。”如果把语音和语法综合起来看，那么，比较慎重的说法是：近代汉语的上限是晚唐五代。<sup>①</sup>

再说下限。从反映口语的文学作品使用的语言来看，清代乾隆年间写成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语言已基本和现代汉语一样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对明清五部小说作过统计，结论是“为因”、“甚”、“兀”等明代白话小说中使用的词语在《红楼梦》中已经消失，而将近 30 种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词语和格式在《红楼梦》中都已出现（见 B. Karlgren, *New Excursions on Chinese Grammar*, BMFEA 24, 1952）。正因为《红楼梦》的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大体一致，所以王力先生才能用《红楼梦》为主要语言材料来写成《中国现代语法》。语音方面，明末的《正音掇言》和清初的《五方元音》反映出当时的语音系统已和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基本一致，只有一个主要的差异：当时的 [tsi] 和 [ki] 还没有变成 [tɕi] [参见唐作藩《正音掇言的韵母系统》（《中国语文》1980 年第 1 期），陆志韦《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第 34 期），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语言研究》1989 年第 11 期）]。而在乾隆八年成书的《圆音正考》反映出当时不少人口中 [tsi]、[ki] 都已变成 [tɕi]，这就说明在 18 世纪中期，近代汉语音与现代汉语音最后一

<sup>①</sup> 梅祖麟《近代汉语和晚唐五代官话》（待刊）把近代汉语的分期和方言区分联系起来，认为现代官话方言充分而必要的条件是（甲）第三人称用“他”。（乙）全浊上变去，次浊上不变去。晚唐五代以洛阳话、长安话为标准的北方话符合这两个条件，因此，近代汉语的上限就是晚唐五代。这是兼顾了语法和语音两个方面。

个主要的差异也已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把近代汉语的下限定为 18 世纪中期,或者粗略一点说,定在清初。

袁宾(1987)提出:汉语的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南宋、元、明、清是近代汉语的主干,但近代汉语研究不限于这个时期,可以上下推延几个世纪。这个想法,对于近代汉语研究来说是适用的。实际上,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无论是溯源还是讨流,都超出了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这个时间范围。因为上下限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大体划分,实际上语言的演变是不能用分期的上下限来割断的。特别是清初到 19 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不少近代汉语的研究者对此也十分关注,通常也把《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列入近代汉语研究的范围。

##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近代汉语

1.2.1 研究近代汉语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 首先是为了弄清近代汉语的面貌,以便更好地了解用近代汉语写的各种作品。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了解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就必须懂得这个时期的语言。要读懂先秦两汉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懂得古代汉语;要读懂现代中国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懂得现代汉语;同样,要读懂唐宋直至清初的接近口语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懂得近代汉语。为此,就要对近代汉语进行研究。

但在这方面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用白话写的小说戏曲不像用文言写的作品那样难懂,没有学过近代汉语的也能阅读,所以研究近代汉语的实用价值不如研究古代汉语大。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诚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同属白话系统,相同之处比较多,所以,对于一个已经掌握现代汉语的读者来说,要看懂《水浒》、《金瓶梅》之类的白话小说的故事梗概并不难。但即使是这些小说,要真正弄懂其中一些词语的意义却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必要编纂《水浒词典》、《金瓶梅词典》。元曲要真正读懂,就比《水浒》、《金瓶梅》更难些。何况用近代汉语写的文献,体裁不限于小说戏曲,时代也不限于元明,有一些用近代汉语写的作品并不是很好读的。下面我们从敦煌文书、《朱子语类》、《原本老乞大》和《老乞大谚解》中各选一段文章,试着来读一读。

### 燕子赋

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东西步度,南北占详。但避将军太岁,自然得福无殃。取高头之规,垒泥作窟,上攀梁使,藉草为床。安不虑危,不巢于翠幕;卜胜而处,遂托弘梁。铺置才了,暂往坻塘。乃有黄雀,头脑峻削,倚街傍巷,为强凌弱,睹燕不在,入来皎掠。见他宅舍鲜净,便即兀自占着。妇儿男女,共为欢乐,自夸楼窠,得伊造作。“‘耕田人打兔,踮履人吃膾’,古语分明,果然不错。硬努拳头,偏脱胳膊,燕若入来,把棒撩脚。伊且单身独手,喽我阿莽夔斫。更被唇口啜嚅,与你到头尿却。”言语未定,燕子即回,踏地叫唤。雀儿出来,不问好恶,拔拳即差。左推右耸,刺耳搥腮。儿捻拽脚,如下口棘。燕子被打,可笑尸骸。头不能举,眼不能开。夫妻相对,气咽声哀。“不曾触犯豹尾,缘没横罹鸟灾?”

## 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先生问尧卿：“近看道理，所得如何？”曰：“日用间有些著落，不似从前走作。”曰：“此语亦是鶻突，须是端的见得是如何。譬如饮食须见那个是好吃，那个滋味是如何，不成说道都好吃。”问尧卿：“今日看甚书？”曰：“只与安卿较量下学处。”曰：“不须比安卿。公年高，且据见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后生有精力，日子长，尽可阔着步去。”

……

通老问：“孟子说‘浩然之气’，如何是‘浩然之气’？”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数日，只消把《孟子》白去熟读，他逐句自解一句，自家只排句读将去，自见得分明，却好来商量。若蓦地问后，待与说将去，也徒然。康节学于穆伯长，每有扣请，必曰：‘愿开其端，勿尽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寻讨得出来，直是别。”

## 原本老乞大

哥哥，先吃一盞。哥哥，受礼。你敢年纪大，怎么受礼？哥哥你贵寿？小人年纪三十五岁。小人才三十二也。哥哥，你年纪大，受礼。小人虽年纪大，怎么便受礼？咱每都起来，大家容易。那般者，教你受礼，坚执不肯。满饮一盞，休留酒底。咱每都休讲礼，吃一盞酒。吃了酒也，回了酒钱去来。量酒，来回钞。兀的二两半钞，贴五钱来。哥哥，与一张儿好的，这钱无了字儿，怎么使的？这钞嫌甚么？字儿、伯儿分明都有，怎么使不得？你不识钞时，教别人看去。我怎么不识钞？索甚么教别人看去？换钞不折本，你自别换一张儿便是也。索甚么合口？这量酒也缠的坏了，阿的般钞使不得。兀的一个一两半，一个五钱将去。这一两半也昏。你却休谎，恰早来吃饭处贴将来的钞。尽教。胡留下者，便使不得也罢。你要那话怎么？使不得呵，你肯要那？

## 老乞大谚解

“大哥先吃一盞，大哥受礼。”“你敢年纪大，怎么受礼？”“大哥你贵寿？”“小人年纪三十五岁。”“小人才三十二岁。大哥你年纪大，受礼！”“小人虽年纪大，怎么便受礼？咱们都起来，大家自在。”“那般时，教你受礼，坚执不肯。满饮一盞，休留底酒。”“咱们都休讲礼，吃一盞酒。”“吃了酒也，会了酒钱去来。”

“卖酒的，来会钱。这的五分银子，贴六个钱馈我。”“大哥，与些好的银子。这银只有八成银，怎么使的？”“这银子嫌甚么？细丝儿分明都有，怎么使不得？你不识银子时，教别人看！”“我怎么不识银子？要甚么教别人看去？换钱不折

本,你自别换与五分好的银子便是,要甚么合口?”“这卖酒的也快缠,这们的好银子怎么使不得?今早起吃饭处贴将来的银子!”“罢,罢。将就留下着,便使不得也罢。”“你说甚么话!使不得时,你肯要么?”

《燕子赋》是晚唐五代时的民间文学作品,《朱子语类》是宋代哲学家朱熹的语录,《原本老乞大》是元代的会话课本,《老乞大谚解》是明代改编的会话课本,都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在当时应该都是很好懂的。但今天我们读起来却会感到困难,这就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距。要真正读懂这些作品,就要研究近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弄清楚近代汉语的面貌。

(二) 研究近代汉语,是研究汉语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汉语从远古发展到如今,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很多变化。研究汉语的发展过程,是汉语史的任务,而要把汉语史研究好,就必须深入研究近代汉语。

以往的汉语研究,对“两头”(即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做得比较多。而对中间一段(近代汉语)研究得很少。清代的学者在古音和古代词汇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对唐宋以后的口语是不关心的。无疑的,这和他们头脑中“尊经”、“崇古”的观念有关。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得较晚,汉语语法的第一部专著《马氏文通》研究的是古代语法,其中采用的例句基本上到《史记》、《汉书》为止,以后的例句只选用了韩愈的。而韩愈是著名的“古文”大师,他的“古文”用词造句都是刻意仿古的。20世纪以来,情况有所改变,如《中原音韵》的研究,得到了学者的重视。但总的看来,仍是重视两头,忽视中间。就以语法研究而论,20世纪前半期几部有影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高等国文法》、《中国现代语法》,不是研究现代汉语的就是研究上古汉语的。《中国文法要略》虽然贯串古今,但主要也是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比较,涉及近代汉语的不多(吕叔湘先生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将在下面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汉语研究有很大进展,但离弄清楚近代汉语的面貌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样一种状况,对于研究汉语史当然是极为不利的。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历史联系,被拦腰截断了,因此,汉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也就不能完整地清晰地呈现出来。比如,汉语的被动句,最早是“为”字句,“见”字句,稍后出现了“被”字句,这个过程比较清楚,因为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研究得比较多。而到现代汉语中,“被”字句依然在使用,但在口语中用得最多的却不是“被”字句,而是用“叫”、“让”、“给”表示被动。这种语法格式是怎样发展来的?还有在《水浒》等小说中常见到的用“喫”表示被动,又是怎样产生,怎样消失的?如果离开了近代汉语的研究,这些问题就无法回答,因而汉语被动句的发展历史也就无法完整地、清晰地描写出来。语法是如此,语音和词汇也是如此。

从整个汉语发展史来看,近代汉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它承上



启下,而且因为从7世纪初到18世纪中,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其中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征服等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汉语发展迅速,变化纷繁。研究近代汉语,不但可以使我们对汉语发展变化的规律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语言发展变化的普遍性规律,从而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三) 研究近代汉语,对研究现代汉语有重要作用。

汉语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汉语。研究现代汉语对于我国13亿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科技的发展,以及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都有很重要的作用。而近代汉语的研究又和现代汉语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现代汉语是由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不研究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中的一些问题就说不清楚,或者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现代汉语北方话中有“我们”和“咱们”的区别,而南方一些方言中都说成“我们”。这种差别是怎样来的?现代汉语的副词“难道”,连词“除非”,人人都会用,但这两个词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必须联系近代汉语才能解决。所以,应当把现代汉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朱德熙先生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他的论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载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指出汉语方言中的反复问句有“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就追溯了这两种反复问句的历史,对近代汉语中反复问句的状况作了调查和分析。这样就更充分地说明了现代汉语中这两种反复问句的来源以及它们具有的类型学的意义。这篇文章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

近年来,汉语的研究有一种良好的趋势:研究近代汉语的开始往下走,关注到现代汉语的研究,关注到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而研究现代汉语的开始往上走,对现代汉语的一些现象追溯到它的历史发展。我们希望这种良好的趋势能够保持并且逐渐加强,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的贯通,必将带来研究的深化。就近代汉语研究来说,以往对近代汉语一些现象的考源和溯源注意得比较多,而对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如何“接轨”研究的比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今后应当加强。